



農村階級政策 問題解答

林 達編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328.11/4434

農村階級政策問題解答

林 達編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5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書號：276·787×1092 $\frac{1}{32}$ 開·1印張·22,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九分

前 言

本書搜集了農村黨、團員和幹部積極分子對於過渡時期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所提出的若干問題，並根據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編寫了十一個問答題，說明目前時期農村階級鬥爭的新形勢，以及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等問題。其目的是爲了幫助農村黨、團員和幹部積極分子進一步了解和正確地、系統地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從而保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進行。

在編寫過程中，曾注意到把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的內容結合思想實際，作正確、通俗的說明，但由於本人能力有限，簡陋和不妥之處，很難避免，希讀者多提出意見，以便再版時補充和修正。

編著者一九五五年七月

目 錄

一、怎樣認識目前時期農村的階級鬥爭？	1
二、怎樣正確理解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	4
三、爲什麼要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	7
四、依靠貧農，只是依靠現有貧農，不依靠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 中農，對不對？	11
五、認爲對現有貧農只在經濟上扶持就可以，不必再去依靠，這 種看法對不對？	14
六、應該怎樣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	17
七、爲什麼要鞏固地團結中農？	19
八、怎樣鞏固地團結中農？	22
九、爲什麼要採取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	25
十、怎樣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	27
十一、要不要對富農加以區別對待呢？	30

問：怎樣認識目前時期農村的階級鬥爭？

答：什麼是階級鬥爭，為什麼會有階級鬥爭？有些人還不大了解。我們說，只要社會上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存在，就有階級鬥爭。在舊社會裏，剝削階級用各種殘酷的手段，來維持他們的黑暗統治，來剝奪被剝削階級的勞動果實，過着寄生、腐化、墮落的生活。被剝削階級爲了求生存，要把自己用勞動換來的果實養活自己，不甘願剝削階級把自己的勞動果實剝奪去；爲了求解放，要自己當家作主，不再忍受剝削階級的黑暗統治，就要起來反抗剝削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直到打倒和消滅剝削階級。這樣就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就是階級鬥爭。

解放以前的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我們工人、農民和其他一切勞動人民都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特別是工人、農民，所受的痛苦最多。共產黨、工人階級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工人同農民結成了堅固的聯盟，因而，驅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打倒了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黑暗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我們國內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其結果使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個大身。

現在，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內的階級鬥爭主要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兩個階級走兩條道路的鬥爭。工人階級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道路是使全體勞動人民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一條最幸福最光明的爲大多數人所願意走的道路；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道路，是使大多數人貧困破產，少數人發財致富的道路，是一條最黑暗最痛苦的爲大多數人所不願走的道路。因此，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目前時期的階級鬥爭，就是要解決兩條道路的問題，就是要使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後，要在社會上消滅剝削階級，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由貧困走向富裕，永遠擺脫剝削和貧困，永遠過幸福的生活。不過我們應當了解，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剝削階級，而剝削階級是不會甘心被消滅的，他們是要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反抗的。這就決定了今後的階級鬥爭是會日益尖銳、日益嚴重、日益複雜的。這個問題不論在城市或在農村，都是一樣，我們不能忽視，不能存在任何麻痹思想。

但是，還有人說：‘現在農村的階級鬥爭比過去和緩了。’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今天在農村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要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農村的階級鬥爭，決不比過去和緩，也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風平浪靜，恰恰相反，正是要經過一場比過去更尖銳、更嚴重、更複雜的鬥爭的。爲什麼呢？首先就是因爲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是農村中最後的一個剝削階級，這個剝削階級，同其他剝削階級一樣，決不會輕易放棄剝削，決不會甘心被消滅，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中，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採取比過去更陰險、更毒辣的手段，來進行抵抗破壞的。很多事實證明，當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每前進一步的時候，當農村社會主義成分逐漸增長的時候，就不斷地遇

到了富農、遇到了農村資本主義成分的抵抗和破壞。我們發展三大合作，他們要破壞；我們對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他們要阻撓；我們要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他們要挑撥離間；我們要鞏固基層政權組織，他們要篡奪領導。這些都說明了目前農村資本主義勢力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是針鋒相對的，農村的階級鬥爭不是比過去和緩了，而是比過去更加尖銳了。其次，就是因為我們在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同時，還要時刻警惕地注視着在農村中潛藏的反革命分子、地主階級中殘餘的頑固分子，以及反動會道門中的首惡分子等，他們在進行反革命的罪惡活動時，常常會串通那些堅決反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富農分子來進行各種陰謀破壞和暗害勾當。不少地區所發生的破壞農業生產合作社、暗殺區鄉幹部積極分子和陰謀組織暴亂等案件，都證明了這一點。同時，我們既要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那末，富農分子反限制的抵抗破壞活動，和他們完全可能得到這些殘餘的反革命分子的幫兇，則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由於這些情況，就決定了目前時期農村的階級鬥爭不是比過去和緩了，而是比過去更加嚴重了。再次，富農在農村中，歷來剝削大多數農民，並不亞於地主階級，有的甚至比地主更兇惡，有些農民說，富農的四把刀子（收地租、請雇工、放高利貸、做投機買賣），剮得很多人貧困破產，吊頸投河。但富農在農村中並不是像地主那樣孤立。為什麼呢？其原因就是一方面富農是農村資本主義舊道路的‘旗幟’，他們有廣大的私有制做根基，同時本身又參加勞動生產，表現得善於經營，又比較和農民接近。另一方面生活在私有制下的農民，很自然地對資本主義舊道路、對富農生活，有些羨慕、留戀；對社會主義新道路，則不很熟悉。因此，富農就不是像地主那樣孤立，而且還容易時刻影響農民，有的富農甚至在同我們進行

反限制的鬥爭中，竭力地拉攏農民。這說明目前農村的階級鬥爭比過去更加複雜了。

由此可見，有人認為目前農村的階級鬥爭比過去和緩了，是與實際情況絕對不相符的，這是看不見或者忽視了目前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嚴重性複雜性的麻痹思想。這種思想，如果不加糾正，就會解除我們的武裝，就不可能克服富農分子的抵抗破壞，就可能使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遭到失敗。只有深刻地認識目前農村的階級鬥爭的新形勢，樹立階級鬥爭的觀點，並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去正確地認識和執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才能保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實現。

問：怎樣正確理解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

答：過渡時期，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就是：‘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為什麼在過渡時期黨在農村中要採取這樣一個階級政策呢？我們知道，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個時期，黨在農村的總任務是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說，要通過互助合作的各種過渡形式，逐步地把農民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為合作社社員的集體所有制，要限制和逐步消滅農村資本主義的富農經濟。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要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呢？要懂得這個問題，就要把農村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和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立場弄清楚。首先，從貧農來說，貧農是農村中的半無產者，最接近於工人階級，在思想上也最容易接受社會主義，能够在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堅決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貧農是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力量。中農是勞動者，雖

然由於他們所處的經濟地位比貧農要好，因此對走互助合作的新道路，表現有些猶豫、動搖，但要看到他們也希望永遠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這就是說，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且他們歷來又是工人階級可靠的同盟軍，因此，他們能够接受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建設中一支可靠的動力。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富農經濟是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他們所走的道路是資本主義道路，同社會主義道路是背道而馳的，這就決定了他們對於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必然要採取抵抗、破壞的態度。認清楚了農村各個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態度和立場，就知道黨和工人階級在過渡時期制訂的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是完全正確的。這個政策向我們指明了在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鬥爭中，要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使我們能够分清敵我，劃清界綫，清醒頭腦，站穩立場，因此能够正確地去貫徹執行這個政策，勝利地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

有人說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爲什麼有些人在執行這一政策時，總要出現些偏向呢？例如要依靠貧農，就忽視了團結中農；反過來在團結中農時，又忘記了依靠貧農；或者對富農存在有麻痹思想，警惕性不高。

本來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這三個口號是三位一體的，是彼此密切聯系不可分離的，但由於某些同志對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了解得不够完整，和缺乏階級鬥爭的觀點，因此在執行這一系統的政策時，不是忘記了這一方面，就是忽視或者丟掉了另一方面，這就必然會在實際工作中發生偏向。

那末如何完整地理解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呢？

第一，要了解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是爲了保證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剝削。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只有依靠了貧農，才能發揮貧農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性，才能不斷地打敗富農的抵抗。如果不依靠貧農，不樹立貧農的優勢，那末我們在農村中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就失去了依靠力量，搞社會主義沒有依靠力量，不僅不能團結中農，而且也不能打敗富農的抵抗。有的地區沒有很好地依靠貧農，沒有樹立貧農優勢，結果農業生產合作社辦不好，糧食統購統銷任務完不成，農村資本主義自由泛濫，富農、地主分子和潛藏的反革命分子到處造謠破壞。這樣不僅不能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而且連貧農和中農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第二，在貫徹依靠貧農這一政策時，不能忽視團結中農，只有依靠貧農，去鞏固地團結中農，才能把中農爭取到社會主義方面來，貧農同中農結成了鞏固的聯盟，社會主義在農村中佔了絕對優勢，就能有效地限制和孤立富農，打敗富農分子的抵抗。如果我們忽視了團結中農，或者在某些地方照顧中農利益不够，那末中農就會不滿，中農不滿，富農就容易鑽空子來拉攏中農，如果中農傾向富農，就會增強了富農的力量，孤立和削弱了貧農的力量。因此，我們無論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組織互助合作也好，搞糧食統購統銷也好，都必須依靠貧農去鞏固地團結中農。一切忽視團結中農的思想或者侵犯了中農利益的行爲，都是與黨的團結中農的政策相違背的，都會損害工人階級與貧農和中農的鞏固聯盟，損害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

第三，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如果認爲依靠了貧農，

團結了中農，就可以不去限制富農，不警惕富農的抵抗破壞活動，也是完全錯誤的。這是缺乏階級鬥爭的觀點，也不能完整地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假若我們在執行這一政策時，可以對富農不提高警惕，不認真地執行限制富農剝削的政策，聽任富農經濟自由發展，不加強與他們的抵抗破壞活動進行鬥爭，那末富農就會在農村猖狂得勢，中農就會倒向富農。這樣農村資本主義就要自由泛濫，而農村階級的分化將日益嚴重，其結果除了極少數人發財致富外，大多數中農和貧農將會逐漸下降，乃至貧困破產。這就是說，如果不能完整地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不限制富農經濟，不僅是一部分中農要傾向富農，大部分中農要逐漸下降，貧農和中農不可能達成鞏固聯盟，而且會使大多數貧農處於貧困破產的境地。違反了貧農的根本利益。因之，也達不到依靠貧農的目的。所以在依靠貧農去團結中農的同時，必須認真地去貫徹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

總之，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如何才能保證在執行中也能做到完全正確，這就要我們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這一系統的階級政策，就要加強我們的階級鬥爭的觀點。任何一種想把三位一體的階級政策孤立地分割開來的看法，或者在執行中不是忘記了這一環節，就是丟掉了另一環節的作法，都是不對的，都可能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發生嚴重的偏差。

問：為什麼要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

答：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依靠貧農，就是指的依靠土地改革時期的貧、雇農，其中包括了土地改革以後由貧、雇農上升的新中農。

為什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要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

是貧農的新中農)呢?

第一，因為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這個階層，在農村中佔人口的多數，一般佔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而爭取羣衆大多數，是黨和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原則。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個革命的進行，如果不依靠一定社會力量，就是說，不首先解決革命的動力問題，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在過去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解放以後實行的土地改革，都是首先解決了革命的動力問題，依靠了一定的社會力量，因而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現在我們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要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更要依靠一定的社會力量，即要堅決依靠佔農村人口多數的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這個階層，來完成這一改造任務。

第二，從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的階級地位來看，同工人階級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是血肉相聯的。因此，他們革命最堅決，是工人階級天然的可靠的同盟軍，今天在農村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它就成為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拿過去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和幾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貧農對革命鬥爭表現得很積極、很堅決，黨和工人階級堅決地依靠了貧農，並鞏固地團結了中農，因而保證了革命的勝利。在土地改革中，貧農對於打倒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也是最堅決最徹底的，黨和工人階級同樣堅決地依靠了貧雇農，團結了中農，又勝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以後，在農村進行的許多政治和社會改革、抗美援朝、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等，貧農都是堅決擁護、積極帶頭的。黨和工人階級也是首先發動貧農，依靠貧農，因而我們又在這些方面連續獲得了勝利。現在搞社會主義革命，貧農又堅決擁護互助合

作，擁護統購統銷，雖然他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但由於他們家底單薄，在生產和生活上仍存在着很多困難，如果不參加互助合作，就會在小農經濟的限制和城鄉資本主義的剝削下，貧困破產。貧農中有一部分上升的新中農，雖然他們的經濟上升了，但其經濟地位並不穩固，一遇到自然災害的襲擊和資本主義的剝削還會下降。爲了逐步擺脫剝削和貧困，爲了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他們需要參加互助合作，需要統購統銷。因此，貧農與新中農都是堅決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黨和工人階級必須依靠他們。

第三，貧農在土地改革中，同地主階級作過堅決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打倒了地主階級，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因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大身。幾年以來，又在黨和國家的領導與扶持下，大多數人參加了互助合作，發展了生產，改善了生活。他們親身體驗到資本主義舊道路的痛苦，和走社會主義新道路的好處。所以他們的階級覺悟與政治覺悟也較高，在思想上靠攏黨和工人階級，他們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擁護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他們同黨和工人階級真正是血肉相聯的。同時，我們從農村黨、團員，鄉村幹部和互助合作組織中的骨幹來看，其中大多數人是貧農出身，他們已經成爲農村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這也說明了我們爲什麼要依靠貧農，爲什麼說貧農是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

第四，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限制和逐步消滅富農經濟，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只有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並以貧農爲主去鞏固地團結中農，使貧農和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取得這個鬥爭的全部勝利。如果不依靠貧農，不發動貧農去加強對富農的鬥爭，那末，富農就不會孤立，富農的剝削，就不會受到限制，富農的影響，也不

會受到削弱，中農就會傾向富農。因此，只有依靠貧農，限制富農經濟的發展，加強與富農的抵抗破壞活動進行鬥爭，才能爭取中農脫離富農的影響，達到更好地團結中農，從而勝利地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事業。

由此可見，黨提出‘依靠貧農’的口號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應當樹立‘依靠貧農’的觀點，去認真地依靠貧農。但是，有些同志並沒有完全了解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更應該依靠貧農的重大意義，因而對黨所提出的‘依靠貧農’的口號，抱着懷疑的態度，認為‘土地改革依靠貧農，生產要依靠中農。’這種認識顯然是不對的。中農所處的經濟地位與貧農不同，佔有的生產資料比貧農較多，這就決定了中農對革命的態度，沒有貧農那麼堅決。從貧農的經濟地位來說，社會主義對貧農最有利，因而貧農走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最堅決最積極。中農作為一個勞動者來說，是革命的基本羣衆，社會主義對他有好處，基本上符合他的利益，因而，能够在黨的領導和貧農的幫助下走向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中農作為一個小私有者來說，它所處的經濟地位比貧農較好，其特點是看大勢、算利害，在沒有提高覺悟以前，對合作化的看法，是合作也可以，不合作也可以。在創辦合作社的初期，對合作社能不能增產，往往抱着懷疑、觀望、猶豫的態度。入社時對土地評產、土地和勞動報酬比例、牲口農具作價等具體問題的處理會不會使自己吃虧？也有不少的顧慮和誤解。這樣看來，在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黨和工人階級，當然應該依靠對社會主義革命最堅決的人即依靠貧農來辦社會主義，決不能依靠對社會主義革命抱懷疑、猶豫態度的中農，中農仍只能是團結的對象，不能成為依靠的對象。如果不依靠貧農，而依靠中農，其結果就會失去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就會大大助長農村中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因

而也不可能在農村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還有些人認為‘強調依靠貧農，就會得罪中農。’因之在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時，就不敢公開地宣傳‘依靠貧農’的政策。這種認識也是不正確的。黨制定農村中的階級政策，是以各個階級所處的經濟地位以及他們對革命的態度為依據的。對中農來說，黨和工人階級對待中農只能採取團結的政策，不能採取依靠的政策，是由於中農所處的經濟地位和他們對革命的態度來決定的。中農對於革命常常表現出懷疑、猶豫的態度，並不是由於我們依靠了貧農所造成的。因此，我們強調依靠貧農是絕對不會得罪中農的。相反的，只有當我們真正地依靠了貧農，把貧農發動起來，成為一個堅強的依靠力量時，才可以使中農看到貧農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逐漸克服他們的動搖，使他們更快地脫離富農的影響，因此，也就更好地鞏固了貧農和中農的聯盟。

問：依靠貧農，只是依靠現有貧農，不依靠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對不對？

答：在過渡時期，‘依靠貧農’這個口號，是包括了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的，這是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中所規定了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有人認為‘在過渡時期現有貧農好依靠，新中農依靠不住。’據說這是因為他們看到有些新中農對互助合作不十分積極，對統購統銷有某些抵觸情緒，所以認為：‘在過渡時期不能依靠新中農。’這種認識當然是不正確的。這是由於不了解：第一，新中農與現有貧農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新中農與老中農又有其基本的區別。我們不能夠片面地以少數新中農的思想情緒，來看全部的新中農，因而就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新中農‘依靠不住’、‘不能依靠。’

首先，我們知道土地改革之後，原來的貧農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農戶已經上升為新中農。應該肯定，新中農與現有貧農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是積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上是擁護黨在農村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措施的。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第一，現在的新中農過去也是貧雇農，他們的經濟地位的上升，是與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土地改革和幾年來組織互助合作、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分不開的；因此，他們相信跟着共產黨走，絕沒有錯。第二，雖然他們在經濟上是上升了，但其經濟地位並不穩定，並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和貧困破產的威脅，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上仍然有很多的困難。今後為了繼續擺脫剝削和貧困的威脅，為了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他們是願意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事實證明也是這樣，過去執行黨在農村中的各項政策，完成各項工作任務，特別是發展互助合作和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他們曾經是骨幹和積極分子。今後呢？毫無疑問也會是這樣的。因此，我們認為新中農與現有貧農基本上是一致的，應當把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作為我們依靠的對象。能不能把現有貧農和新中農再去劃分和區別開呢？絕對不能。如果把新中農從貧農階層中劃分出去，那末，就會引起農村中的思想混亂和組織混亂，就會給敵人的造謠挑撥以可乘之機，這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是極端不利的。

其次，新中農既然與現有貧農基本上是一致的，當然與老中農就有基本上的區別，其區別主要的就是：第一，新中農的經濟上升是與老中農走着不同的道路，新中農是從土地改革中取得了現在的經濟地位的，由於參加互助合作又使他們的經濟地位上升了，老中農就不是這樣；第二，新中農與老中農雖然同樣受小農經濟的限制，都有貧困破產的威脅，但老中農的經

濟基礎比新中農較穩固，在生產和生活上新中農的困難又比老中農較多，因此，走互助合作的新道路，新中農比老中農要求迫切；第三，新中農在土地改革中同地主階級作過堅決的鬥爭，在合作化、發展生產與統購統銷等運動中，其骨幹積極分子又起了帶頭作用，所以他們的階級覺悟和思想覺悟比老中農高。這些都證明新中農與老中農是有其基本上的區別的，我們不能單純從表面上看新中農的經濟上升了，就認為新中農同老中農沒有區別。

新中農與老中農有基本上的區別，但新中農與老中農在某些利害關係上是不是有相同之處呢？是的，是有的。例如在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統購統銷中，在互助組和合作社中處理具體利益的問題時，某些新中農有時就會表現出各種不同程度的中農情緒。也有極少數的新中農的確想走資本主義的舊道路。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呢？這是由於他們的現有經濟地位引起的私有觀念較重於現有貧農、和較容易受資本主義的影響的緣故。儘管這樣，但和一般老中農比較起來，他們大都還是容易接受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的。因此，不能只看到新中農與老中農在某些利害關係上有相同之處，就把新中農與老中農看成是一樣的。

最後，我們還要看到：在新中農中對互助合作不十分積極、對統購統銷有某些抵觸情緒的，畢竟還是極少數；絕大部分新中農都有較高的覺悟，都是擁護社會主義、堅決要走互助合作的新道路的。而新中農中，大批骨幹積極分子又是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所以我們不能以極少數新中農的思想情緒，來看全部新中農。對於那些極少數想走資本主義舊道路的新中農，應加強對他們的教育，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其認識到舊道路是一條黑暗痛苦的道路，是走不得和走不通的，從